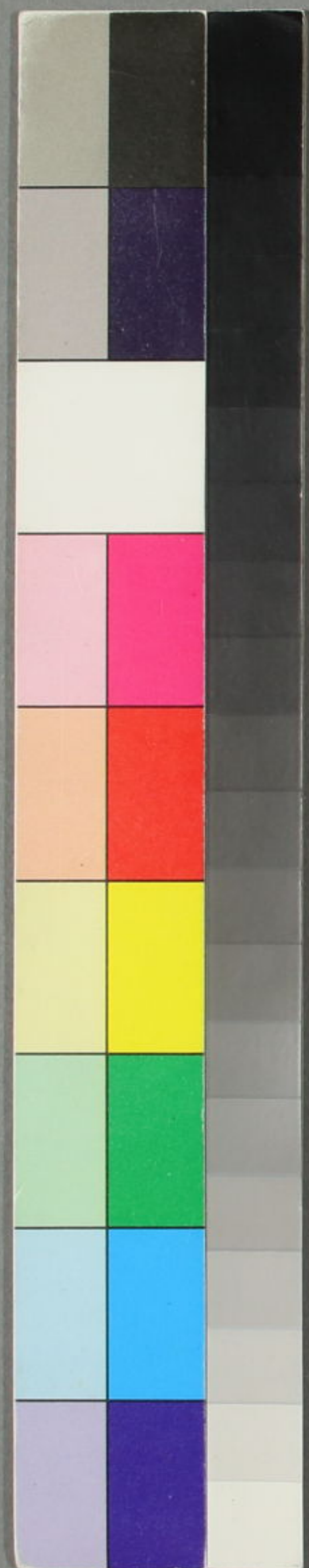


志齋堂集

十九

和6  
1.080  
19





門和6  
第1080  
卷19



序  
濟南詩派自于鱗先生振起宗風後之作者守而不失于是乎鷹揚虎視代不乏人今日而有豹昂先生其猶七十二泉之有趵突乎曩時以志壑堂前集示余我兩人出處相類大約居鄉之日多在朝之日少遂序共同庚同譜以暨同朝之雅至于詩文之風格位置若未敢擬議焉者何則先生所為詩文取材典麗而運以空靈叶字妍穩而兼以嶮峭此寶誌公現十二面時彼僧繇者安能不為





志壑堂後集  
之束筆哉茲以後集郵示復來問序殆以余爲知  
詩乎余爲詩亦樂宗于鱗然僅沾沾浮慕鮮克窺  
其涯涘似將望洋而退者則是出處雖同獨于詩  
不能不嗒焉遜席于豹啣也且家居日久酬應日  
繁偶一握管遇事輒廢安得置身丹崖翠壑坐臥  
烟雲出沒間高悟冥蹟遺世分之紛發言逢賞著  
塵外之契目之所觸心之所感託之于言則其言  
警異而生新霞委而霧集此余未逮之志卽先生  
已成之業也集中諸體咸備以暨短長言及古文

諸品靡不擅美若游若夏又何敢贅詞夫惟超然  
無染業謝緣忘所謂忠信之人其言藹如也開卷  
讀元日首篇獅座鳳樓當機勘破乃知先生不徒  
追濟南詩派抑且會臨濟禪宗宜乎得此中三昧  
無疑遂續爲弁語以代報章云爾華亭年弟許纘  
曾拜題





序  
翰林唐嵐亭先生歷井樞精華泉福曜頌嘉蓮而  
對奇木編纂富於大蓬賜紫艾而給青緜眷注隆  
於中禁翔鳳奮鷹鷂之猛望府霜嚴遊麟宣獅豸  
之威行臺月皎時則堯咨岳牧未除共驩軒好神  
僊兼窮識緯先生敷揚墳奧辨米師鬼道之誣糾  
劾貂璫數薰子便侯之失於是毀騰沉木奏太常  
以種葱譖構采苓詆尚書之傳粉桓譚非聖不容  
光武之朝賈誼擅權見斥孝文之世既而麻筵鬱

序

翰林唐嵐亭先生歷井樞精華泉福曜頌嘉蓮而  
對奇木編纂富於大蓬賜紫艾而給青緜眷注隆  
於中禁翔鳳奮鷹鷂之猛望府霜嚴遊麟宣獅豸  
之威行臺月皎時則堯咨岳牧未除共驩軒好神  
僊兼窮識緯先生敷揚墳奧辨米師鬼道之誣糾  
劾貂璫數薰子便侯之失於是毀騰沉木奏太常  
以種葱譖構采苓詆尚書之傳粉桓譚非聖不容  
光武之朝賈誼擅權見斥孝文之世既而麻筵鬱



楚橋山之劍鳥難攀巨席凝傷原廟之衣冠不見  
先生朝耘疆畝秉故耜以協幽期夕釣川渠牽芒  
針而紆勝引繫蘭旌於埭岸瀑和歌聲駐蓬轄於  
津門嵐通帙氣撲簾馥郁牛頭雞骨之香伸紙妍  
鮮鼠尾翫肩之草譯方言之溫媪核踰官書註茶  
譜之陶陰詳於皇覽至於三山志就餘杭姥載酒  
以來五嶽圖懸安期生攜棗而至篇名綠玉嬰兒  
暨姹女成丹經號紫金園客與木公聽講題門入  
板何須菱紙麻綸撒米爲砂無假口脂面藥靡不

漱芳智府攄藻談叢慨自翰林之職輟筆典墳諫  
議之官諱陳善敗猥云正字校讐則罔識蹲鴟濫  
廁納言獻替則惟供蝦鮓先生昧死勅輪犯顏辟  
戟七疏觸九重之怒匪懼辱臺一身結六貴之讐  
寧嫌越俎若夫離騷近怨怛怛懼懼小雅多憂慙  
慙慙慙先生榮粹安命不乞靈於河伯湘君俛僂  
從時詎嫁禍於膳夫聚子庶幾楚令尹之喜愠兩  
忘晉光祿之通介一轍者矣然而驥嘶槽櫪竦身  
懷循坂之心劔貯禳禱躍冶露冲霄之氣議農都



之蓄穀欲令左藏粟紅勸鐘官以鑄錢務令大盈  
索爛饋糧而絕瀾漑蒲羸不至於餉軍散估而徒  
弘農茶漆無愁其發篋豈若平通放後徒拊缶而  
呼嗚嗚刺史歸田但書空而作咄咄者哉稗廉  
刀鈍質鐵釜陋姿後生可畏讀論語而汗顏童子  
何知賦滕王而閣筆屬三代敦槃之誼採管蒯而  
重若絲麻感片言噓植之恩用筦弓而兼收蟹蠹  
顧念雲間日下浪許虛名孔雀楊梅終無巧對導  
揚祖德上既遜美孔琳承襲父書下亦讓能趙括

牛心前嚼將絨玉以挾聾塵誨親聆復寄珠而鏤  
蹟贊其淵博譬之坐井而觀天盤厥在迂敢曰處  
囊而脫穎雲間年家晚學生周稚廉冰持氏拜題



卷上  
 賦  
 宮山石鞦韆架賦  
 志壑堂賦 有序  
 文  
 淮陰漂母傳  
 關雎朱註辨  
 鄭詩朱註辨  
 封禪論

志壑堂文後集目錄卷上

賦

宮山石鞦韆架賦

志壑堂賦 有序

文

淮陰漂母傳

關雎朱註辨

鄭詩朱註辨

封禪論



持身要則序

禪宗法要序

荒政考畧序

城山園歷遊詩序

石松堂集序

韓氏邑乘序

淄志徵序

武林處士吳宗彥墓表

韓太孺人祭文

志壑堂文後集卷上

宮山石鞦韆架賦

總河觀風題壬戌年作

淄川唐夢賚

惟宮山之峯嶺有石架之嶙峋牧豎驅犢而延佇  
 樵夫腰斧而逡巡有父老博聞而告客曰此古鞦  
 韆架也石間蓮步苔沒香塵岩間墜珥草長繡茵  
 蓋千有餘年矣客子欲聞其故乎想夫漢武御曆  
 萬乘東遊陸服象輅水曳龍舟文學則有嚴助徐  
 樂故臯司馬相如之班簪筆而侍從武臣則有衛



青李廣程不識霍去病之屬仗鉞而建旂於是行  
城百里宮幕三雲絳幘喔喔闔犬狺狺銀漏晝唱  
椒蘭夜焚折腰翹袖侍寢司薰維時除道石闕駐  
騏茲山築壇坱而未成正至尊之最閒爰下詔宮  
娥競爲罩索之戲斯日也子夫承寵延年奏樂畫  
架橫空朱旗交錯天子服吉光裘憑綵几而觀之  
爾其鈎弋呈伎婕妤邀歡湘裙裊裊瓊珊珊髻  
柱雕梁憐柔荑之善控送繒繩犀板詫綾襪之生  
羽翰起赤霞兮陋姮娥之奔月歇蕭管兮慮弄玉

之乘鸞天子乃顧而樂之謂蹴鞠投壺爲可厭而  
魚龍角觝之不足觀也無何祀檀成鑿輿駕登封  
畢鞦韆罷過滎陽還豐灞殆幾世幾年翠華之不  
臨而茲石之空架當其時蓋嘗數幸泰岱每清明  
上巳之日花明柳艷之辰未嘗不戲於此山也而  
茲山亦因之以得名焉客子撫然而太息曰噫嘻  
父老但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爾但知  
嬪嬙之笑語而不知黔首之悲歌爾但知鞦韆之  
宴樂而不知輓輸供頓芻茭糧糗之不給而無可



如何是以至尊一出則訪巖穴拜崆峒間疾苦振孤窮而東西海翹首而望左右史執簡以從也今元封太初之間文成五利爲政太白熒惑之不恤而甘露寶鼎是慶無文景之節儉而有秦隋之號令父老誠當其時初不知奔走支吾將何以爲命顧乃以區區鞦韆之遺跡予神予聖也哉父老橋舌而不下掩耳而疾走旣已竄於巉岩尙恐客子之多口或鼓掌而招之但徑行而搖首惟餘徂徠之松柏黝以深而萊柞之泉流清且瀏也亂曰山

鞠窮之艷艷兮類李夫人之來遲紫燕飛而迴風兮欲繫裾而下之羽蝶翩翩兮美人翠釵之所化也狐狸學人拜舞兮夜猶攀此石架也已矣哉紅稀綠暗兮嗟春風之代謝也終古此宮山兮惟銀蟾之來射也



志壑堂賦  
 吳子海木既為余作志壑堂賦抗響留雲擲聲  
 震地琳瑯金礎聿增岩穴之光余見獵而喜曰  
 是不可以無作太冲儉父誠不知二陸之絕纓  
 矣  
 唐子二十六歲而抽簪乃卜居於般水之涘  
 始遷文靖之廳旋馬平仲之廛近市迤邐敞廬榻  
 來遷此乃安罔卿之故第王肩望之舊里也  
 志稱  
 蕪室在城東南隅既闢東宇載治西堂抱吟容梁父之膝

志壑堂賦

吳子海木既為余作志壑堂賦抗響留雲擲聲  
 震地琳瑯金礎聿增岩穴之光余見獵而喜曰  
 是不可以無作太冲儉父誠不知二陸之絕纓  
 矣

唐子二十六歲而抽簪乃卜居於般水之涘

家世南坡

始遷北宅

文靖之廳旋馬平仲之廛近市迤邐敞廬榻

來遷此乃安罔卿之故第王肩望之舊里也

志稱

蕪室在城東南隅

既闢東宇載治西堂抱吟容梁父之膝



作黍置龐公之床取姑菴之石以壘山象斗杓之形以鑿塘既旁通乎地肺亦遙挹乎天漿山斷沼連垂虹為梁渡梁而南越山之圃則画餘閒亭

吳門

顧苻文先為余作画故題日画餘 思桐山房也 桐先君子所手植 其東則

倚穹窿而架閣閣爰名洞 念東先生所題 其北則對巉巖

而結屋屋亦稱莊也 小山成時為家弟涼武置一莊亦成故日莊山對山則莊

山書屋吳海木讀書於此 閣前則色蕨蕤而栽花影氍毹而種

柳紛薜荔之被牆鬱篔簹之盈畝秧種註范蠡之經扞插矜橐駝之手樹則十年而後成竹則四國

所希有也當夫春花初放春鳥初鳴暈朝曦而變色翳新綠而殊聲紅日穿牖主人乍醒循三徑而自悅屏萬慮而無營俄而剝啄柴門有客並至揮塵談經携壺問字衣常帶烟霞之光口不及京洛之事禮數勿繁善譚無忌酒出中藏蔬非列肆鳥鳴花開陶陶徑醉迨夏木陰合急雨傾盆路絕奔競巷斷囂喧傲閒僧之退院類耕叟之孤村草長庭寂林黑雲屯梧桐結子瑯玕生孫笑捨舟之漁父乍誤路於仙源問晉魏今不知渺秦漢今何論



已而霜露既零五畝園葉落俯仰登臺古人如昨  
懷齊魯之嘉會望夾谷之峭削聽晚瀨之鏗鞳疑  
萊柞之樂作至於黉山書帶鄭康成之講臺猶存  
長白浮雲范文正之名泉如故見衰草兮連天傷  
美人兮遲暮未免顧景裴徊有懷欲訴者矣若夫  
樂毅昌國之封平津牧豕之遇明誠金石之碑正  
平鸚鵡之賦嗟陟降於斯堂曾何足與比數耶亂  
曰壑之泉清且旨今壑之木多且美今泉可釀以  
佐吾卮木可樵以煮吾錡今余惟愛此丘壑相九  
州而獨喜今

淮陰漂母傳

漂母姬姓楚盡諸姬母僑寓淮上因家焉擊漂爲  
業淮人初不知其姬姓但稱爲漂母云母有大志  
能識人居淮上久之秦滅六國廢韓爲潁川郡有  
韓母亦來居淮與漂母同里閉居常與韓言秦楚  
之事未嘗不泣數行下也韓母有子曰信身長大  
好擊刀劍嗜讀孫武穰苴之書淮陰人不甚憚禮  
之又落落不治生產商賈常從人寄飲食漂母獨  
識之曰此韓王孫也當是時秦重刀筆吏信以貧



志齋堂文集 卷之十一  
無行不得推擇爲吏漂母曰公侯之世必復其始  
王孫何患乎久之韓母死信行營高敞地以葬嘗  
周視慨然曰信生不能奉母死後當爲母置守園  
寢萬戶矣漂母益奇之會秦亂諸侯兵起信益落  
拓寄食下鄉南昌亭長數月亭長妻晨炊蓐食信  
去之淮陰屠中少年侮信令蒲伏出其袴下信不  
較也母漂絮淮上與諸漂母會食信往釣母呼與  
共飯如是者十餘日以爲常會項梁渡淮信仗劍  
往從之梁敗又從羽羽不用復歸淮漂母曰王孫

何面目復見淮陰少年乎吾聞下邳人張良求韓  
諸公子爲韓王良五世相韓方從沛人劉季王漢  
中王孫曷往焉信曰劉季故泗上亭長亭長妻最  
妬吾生平最畏亭長妻不願往也漂母曰吾聞劉  
季常從王媪武負貫酒酒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  
常有異又送徒驪山止飲豐西澤中亭有老嫗哭  
斬蛇事甚怪王孫曷往焉信乃之漢中時楚已殺  
韓王漢王用信定三秦擊趙魏下三齊信乃自請  
爲齊王已而漢又改封爲楚王都下邳漂母聞之



日王孫素有大志今果然矣楚王至國召下鄉亭  
長賜錢百召漂母坐上坐具飲食令諸漂母佐酒  
慷慨起舞飲極歡道故舊爲笑樂十餘日奉千金  
爲母壽謂辱已少年日當其時吾非不殺汝殺汝  
無名故忍而至此諸漂母皆起爲漂母賀漂母曰  
吾自哀韓王之孫而進食豈圖有今日之事後漂  
母死淮陰人謂韓母貴媼漂母英雄是其塚宜相  
近葬之泗口今淮上廟祀之不絕

舊史氏曰異哉漂母之事何其與伍胥漂女相類

也然千金同也胥止報之於溧水瀨中漂女抑又  
奇矣彼江上漁父告伍胥之言曰楚法得負者粟  
五萬石爵主珪豈徒百金劔耶豈不烈烈丈夫哉  
此則出於女子以爲難耳相傳韓信死鍾室仰天  
歎曰吾生平最不利於亭長妻少時卽爲此輩所  
苦微漂母之適我不至此噫亦過矣或曰越有浣  
紗女沼吳浣紗者亦泝泝統之類歟余嘗同吳海  
木過淮拜母祠詢奉祠一老嫗始知母爲姬姓云







耶則世子婚姻大典王季主之其未得聖女宮人  
無所用其哀旣得聖女宮人無所用其淫不知性  
情之正者安在也且子嘗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  
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矣關雎爲周南之首如  
以爲宮人之哀樂也者其所以不正牆面而立者  
將以爲取法乎宮人歟况卷耳葛覃皆后妃之詩  
也后妃之詩不以冠周南之首篇而以宮人之詩  
冠周南是遵何體耶且關雎之樂用之宮中焉用  
之鄉國焉鄉國無宮人何所取于關雎也詩傳載

孔氏傳子貢詩述曰文王之妃妣氏思得淑女以  
供內職子夏小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周之始也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又曰關雎樂得淑女以  
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  
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由此言之是關雎者  
后妃之詩也其所謂無傷善之心者無嫉賢妬能  
之意也后妃欲爲文王廣其嗣續思得淑女以充  
嬪御之職而供祭祀賓客之事旣重其德而又不  
傷之此所以開周家八百年之基業而九十九子



且不狂惑者皆爲諸侯也此所以爲王化之首而風示天下周公宣揚母儀用其樂於宮中又用其樂於邦國也夫不妬忌者婦人之大德而妬忌者皆由於淫此后妃之德迥異乎凡情所以化及於諸侯之妃大夫之夫人江漢之游女莫不去淫心而有賢行也周南召南皆是義也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則君子不能以其不淫者刑於寡妻婦人亦不能以其不淫者廣其嗣續淫佚爲之牆而障其心者如障其面所以動而多阻百非俱集也呂雉

武嬰之禍幾於蕩覆其宗社而不可救面牆之行孰大於是焉下而至於士庶益可知矣周公著之樂章以爲王化之首風之時義大矣哉孔子以之教其子母亦欲伯魚之瓜瓞綿綿螽斯振振宜爾室家樂而妻孥也乎而朱晦菴之言一則曰奈何專美太姒而不及文王一則曰小序析哀樂淫傷各爲一事而不相須又以傷爲傷善之心大失其旨全無文理於是以周公孔子之至教漫不深思胆空今古奮筆直書曰宮中之人作爲此詩於是



志齋堂文集 卷之二  
不淫不傷皆歸之宮中之人而亦自覺其無意味也又以爲聲氣之和傳爲可恨而先聖作樂之意乃蕩然而不存卽用之宮中鄉國亦曾無勸懲之一毫矣夫文王之德雅頌之言詳矣今如讀雅頌者而又曰何以不及太姒可乎至於古文之質與異於今文者不止傷善之一言也卽關關也窈窕也庸知其創於何人出自何典乎不務於義之安而求其詞之美淺矣哉晦翁之言詩矣以關雎之詩而謂其聲氣之和猶之乎以鄭聲之淫而遂

謂鄭詩之淫也皆晦翁之悍然不顧者也而且曰小序非子夏作衛宏所作也夫衛宏作之而安不愈于晦菴作之而謬乎而况乎非衛宏作乎世又有以關雎爲文王作者愈無當也甚矣孔子所云述而不作蓋爲不知而作之者戒也朱註之統謬先儒辨之者多矣而其所言多未暢故爲詳言之而又不止關雎一章也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認。

鄭詩朱註辨

鄭詩皆淫詩乎曰未可知也何以皆謂之淫詩也  
曰朱晦翁之言也晦翁有所據而為言乎曰無所  
據也疑亦淫奔之詩也孔子曰鄭聲淫朱子遂一  
言斷之曰鄭詩淫也子夏小序鄭詩之淫者二章  
而已其他或刺文莊或刺公子忽或閔亂或傷學  
校之廢歷歷有指夫有所受之矣而朱子於數千  
年之後不憚盡取而棄之曰小序衛敬仲所作也  
其徒又旁引曰子夏所創毛公與衛宏更加潤色



者也此皆可以不辨吾獨取諸左氏春秋傳而知鄭詩之不淫也夫春秋之時公卿以賦詩見志不徒晏樂已也其贈答之間將政治之得失人材之邪正家國之興衰皆於是見焉故或贈而不知答或答而非其義皆見譏刺事不一書矣其所賦詩不第湛露彤弓采薇黍苗已也伐秦之役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則退而具舟是賦詩關乎軍旅矣爲衛侯之故子展賦將仲子兮晉於是釋衛侯是賦詩通於興亡矣匏葉仲子匪晦翁之所謂淫詩

者乎不第此也七子之享趙孟也子大叔賦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子大叔以鄭臣而賦鄭詩何取乎淫詩而賦之以取譏耶若曰斷章取義也伯有賦鶉之奔奔矣趙孟曰床第之言不踰閭况在野乎又曰伯有將爲戮矣由鶉奔之詩言之可知非斷章之義也六卿之賦詩也子蠶賦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大叔賦蹇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薜兮六卿皆鄭臣皆賦鄭詩舍羔裘一詩其六詩皆晦菴之所謂淫詩也韓宣子旣不



非之且喜曰二三子以君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  
燕好也二三君子皆數世之主也以韓宣子風雅  
之主以六卿鄭國之良以鄭國之庇於晉國之宇  
下而五卿皆賦鄭之淫詩焉將以宣敝邑之惡乎  
抑亦邀大國之悅我也此不待智者之辨而明矣  
晦菴欲自附於著作之餘以爲不刪定筆削則不  
足與於聖賢之事取數千年之書而斷以己意謂  
之釋經則誣善謂之風世則誨淫而後之人童而  
習之白首而不釋卷戶誦家絃蒞如說夢良可慨

也然詩義終有不可泯者鷄鳴風雨古今皆以爲  
思君子之什未嘗爲註惑也至於青青子衿刺學  
校之廢也晦菴旣以其詞意儂溥施之學校爲不  
相似矣而晦菴之賦白鹿洞也旣曰廣青衿之疑  
問又曰樂菁莪之長育復不以爲淫奔之詞而施  
之學校者何爲也昔者晉師曠聞衛靈公之鼓琴  
也曰此師延與紂爲靡靡之音也是鼓琴也非誦  
詩也然則鄭聲固不可以爲鄭詩之類也



志望堂文集卷之十一  
封禪論  
上古有巡狩而無封禪封禪云者蓋巡狩祭告之一禮耳自管敬仲詭詞以告齊桓公而封禪之說興於是秦皇漢武之君踵而行之而公玉帶司馬遷之屬又從而為之說一似七十二君銘功頌德之智反出於杜征南沉碑之下者此最為不解管子之意者也夫齊桓公將欲為巡狩之事而難於言故隱約其名曰吾意欲封禪云爾管敬仲知君子之驕而又不可直諫也亦隱約其詞曰吾聞封

封禪論 山東癸亥觀風題

志望堂文集卷之十一  
封禪論  
上古有巡狩而無封禪封禪云者蓋巡狩祭告之一禮耳自管敬仲詭詞以告齊桓公而封禪之說興於是秦皇漢武之君踵而行之而公玉帶司馬遷之屬又從而為之說一似七十二君銘功頌德之智反出於杜征南沉碑之下者此最為不解管子之意者也夫齊桓公將欲為巡狩之事而難於言故隱約其名曰吾意欲封禪云爾管敬仲知君子之驕而又不可直諫也亦隱約其詞曰吾聞封



禪者方物畢至君之方物已至乎是陰斥之而未  
可明言也夫齊之國終其世方物固不至也方物  
卽至遂可登明堂而朝諸侯乎哉夫所云方物畢  
至云者猶曰冕必十二旒也服必十二章也輯五  
瑞同律度一車書也云爾孔子之語季孫也曰奚  
取於三家之堂詞嚴而義彰管敬仲對君之詞詞  
隱而義正也不然者桓公將祭其境內山川禮也  
亦安用江淮之茅三脊之類也哉后世萬乘之君  
方物可致矣可一朝萬國而一車書矣而又仍其

爭曰封禪其亦何所隱而爲之耶夫萬乘之君一  
巡狩則將行慶賞振孤窮訪名賢而問疾苦也區  
區探策呼嵩金泥玉檢抑末矣而又曰將以誇示  
遠邇祈祝遐齡焉是漢武無輪臺之詔而秦皇無  
沙丘之事也抑亦鳴尾天書之遺意徒以遊觀而  
已後世賢君慮巡狩之煩勞而命繡衣持斧之使  
四出亦猶是覲后勤民之良法或者修明故典務  
俾銜命之臣減車騎却供應以從事不至囚咽而  
廢食其可乎哉



持身要則序

近代操觚之家肯爲砥礪身世之書者哀了凡呂叔簡而後吾於淮上見熊勉菴文學於嘉禾見張擎庵明經指未易數數屈也勉菴伏首諸生間一以立言訓世爲事所著不費錢功德數種有引曲諭最有當於人心古文詞尤爲好手余矢願爲重梓以行而尙未遑也擎菴早歲名噪文壇與陳臥子夏彝仲爲友屢試秋闈俛得而俛失之生平坎坷流離關外者歷五年所而後歸歸不治生產家



益落然急人之急如捍頭目歷歷善行在鄉黨口  
碑中余來游嘉禾得日與晤聚叩其所藏蓋直造  
先儒之堂奧而潛通乎乾竺柱下之旨者也徧閱  
所著述如持身要則等書可以補朱子小學顏氏  
家訓所未備然擎庵旣不輕以示人人亦率無知  
之者寧惟不知之其不以爲老生之常談者亦幸  
矣夫古來鉛塹之事亦大畧可知耳騷雅之餘遞  
降而爲風雲月露之習婉青紺白漸遠於採詩陳  
樂之意甚至狹邪無忌之詞亦援香草美人之說

以自文其穢前者如是後者何所師焉讀擎菴之  
書其不皇然汗下矣乎擎菴年八十餘目炯炯如  
電行步如飛余謂若擎菴者卽不獲領辟雍六館  
之彥以羽儀當世亦堪授一廛爲國中弟子式嘉  
禾信多長者如擎菴固未易多得也余生平強項  
不善譽人硜硜少所合見擎菴不自知五體之擻  
地復不惜狂惑以正告讀擎菴之書與得擎菴之  
書而不一展卷者歸過淮上見吾勉菴且相對而  
太息也



禪宗法要序

禪宗法要序

年來故舊凋零益重友朋之義夫友朋難矣而素  
心之友尤難至於白首相知窮年奉道闡揚出世  
之書流傳故人之作剗剗新編闔浮盛事目前所  
見則未有如太冲先生禪宗法要一集也余方外  
之友有二曰方無可密之所謂藥地老人也曰金  
澹歸道隱所謂丹霞大士也今皆亡矣初訪無公  
於康熙癸卯之秋同住西江泰和之蕭寺者七日  
與窵一在二中之旨既別手書謂余曰入廬山過



歸宗有玉簾泉石鏡潭潭上可構茅屋如李太白書堂將終隱焉。今手書具在已而蕭孟昉來札云五雲瑤光寶相遽爾昏黑前約已付之終古矣獨所貽通雅時論諸書按其書如見其人焉。余欲取其集中一二則廣爲流布豈易言哉。向見建陽游子六云無公親載其諸書板刻自江右乘舟藏之書林夫無公諸子若孫率皆琳瑯國器賢而能文乃不以此貽之而藏之於此是誠何心歟。向者澹公寄余書云聞道駕當至虔州距丹霞陸路僅五

日請示一音便灑掃紫玉堂以待作十日快談也。寄余丹霞集及諸詩傳具在篋笥比余庚申南訪而公已告寂抵武林見茅雪鴻丹霞詩紀懔悵者久之不謂再閱歲而先生重有茲刻也。澹公徧行堂集余不獲見乃韓燕翼大叅自防風之國以贈先生者可謂三尺七首脫贈荆軻矣。先生手錄其秉拂揮毫利益學人者不以秘之枕中而公之同好覺蔡中郎什襲論衡猶屬小家而况於蛛絲塵裊高束不觀者乎。先生爲吾同年老友晨夕南村



屈指蘭籍未易多人向來淨土金剛經諸刻宇內  
同志極爲欣賞茲編復出所謂叅禪淨土二翼雙  
輪誠白業之津梁結集之功臣也如余者頓如縱  
步凌江舵盤把臂豈不披讀賞心感而出涕者哉  
古德云死後重生欺君不得先生自是過來人豈  
以造寺刻經之語少室一時權教遂謂誦法華三  
千部訖無了義也耶

荒政考畧序

國家於郡國上災異之書朝聞而夕報可遣官  
散賑輕騎露宿無寧晷甚者雲中遞運天儲畿  
輔全免田租可謂至矣近復以常平積貯將爲督  
撫大吏殿最抑何其殷切著明也顧天灾流行何  
代蔑有乃邇來歲一不登則流亡滿目其故何耶  
或謂豐歉不可必之天時蓋藏不盡問之君相古  
之謀國者不散財而賑不損賦而蠲要惟畱海內  
寬然有餘之氣而民間之所得已多已向者甲寅



以前疆場無事在廷大小臣工日欲復夏稅秋糧之舊崇論宏議發言盈廷究之大農以軍餉不裕蒿目難行於是起諸藩鎮兵屯之策所以爲海內蒼生慮至深遠也夫屯衛者古今安上全下之大計也我朝列聖以之底定中原今上以之肆靖南服歷代帝王所以爲社稷靈長之計謨盡在是矣遠者姑毋論卽近者禁旅四出風起雲湧使非八旗屯田生聚繁盛亦烏能七八年來蒐卒簡乘源源滾滾而直省若不覺乎卽毋論有事當承

平之日使非八旗自爲耕有若一切芻糗盡問之民間者則養兵之累寧止在向時諸跋扈藩鎮哉今者海內已平矣然軍輸或難驟減則催科亦不能卽緩夏稅秋糧未能驟行而民間之剗肉醫瘡亦難急救也誠遵祖宗之良法美意推而廣之以及於邊塞鎮守之處以其時而論則新出鎮之禁旅爲向有莊屯而今無尺土之人新裁汰與投誠之兵丁爲方在安插與坐食空糧之輩以其地而論則沒入逆藩之舊屯今寧不招人墾墾卽故



明衛地原係養兵之舊業故明更各地畝係未取贖之官田以其人耕其地老弱者汰而壯者畱做古人三戶槩籍之法給以牛種二戶耕而一丁在伍行之三年直省之兵餉可省然後海內之氣寬然有餘天倉富邊鎮強而水旱無憂也昔漢之文帝唐之太宗故明之永樂千戈甫息便累蠲天下田租者此道得也况爲我朝 祖宗之成憲也哉少叅西山張公能先憂天下之憂當山左未儉時早已詳請中丞幕府爲常平義倉之舉迨 遣官

出賑又力辭承明之廬而歸捍患卹災不遺餘力及役已竣矣又蒐輯古今救荒之蹟與公當賑饑時所見之實事者勒爲十卷俾世之人共見之此豈兢兢守一職以了吾事而已者乎集中所載陸宣公義倉奏議貧民借債逃荒情狀真可謂痛哭流涕之極矣又蘇子瞻云舟過淮泗禾麥如雲民有饑色父老云豐年催完逋欠胥吏在門枷棒在身此時求死不得至哉言乎此豐年之象真目中所親見者也而古今情事誰知更大有不同者今



日士大夫有田之家自丁巳以來穀賤又值歲饑欲棄其田而逃作就熟之貧民而不可得於是有縊死者此則古史之未載而昔賢之所不知者也周禮云世祿地主之有力者相收相卹以通其贏乏今有田之家其急如此而貧民又無以自給毋論義倉之補苴一時也卽欲積之亦復誰與積之哉在廷諸臣自有踵向時未竟之議而次第舉行者公一日乘得爲之時其亦毋忘今日之言矣

城山園歷遊詩序

三代以還天子無省方問俗之迹而寄其權於繡衣持斧之使夫省方問俗太師陳詩之所由始也今者繡衣亦罷遣矣凡直省之山川夸險風物良楛與人材盛衰之故惟學使者之車塵馬足得以及之而守土之官舉不能遍焉微獨守土之官也卽封疆大臣一出境非奉宸命不得發卽發矣以其事而往竣其事而歸猶之乎不能遍也夫以其事而往所往之地其山川夸險風物良楛人材



盛衰之故似足以及之矣而所商者簿書期會之繁所見者錢穀兵農之吏欲搖筆而吟濡墨而詠其神不暇而情不親則猶之乎不能遍也而學使唐寓菴先生則不然當其以司空郎奉使二東也則已探泰岱闕里之奇輶軒所至不廢嘯歌矣今試取其書而讀之素王之劍履几杖七十二君之金繩玉檢固釐然在目也迨佐郡宛陵則詠宛陵敬亭在望元暉太白呼之欲出矣出守雲中則詠雲中李都尉之城王明妃之塚所爲徘徊弔古佐

我杯酒也以至黃華原隰之什鷄鳴紫陌之倡固不待視學山左之時而刻燭擊鉢之章已駸駸遍海內矣然先生之賦詩雲中也彝中次山剗肉醫瘡之句血淚盈盈漬紙上自是長沙痛哭監門圖畫之書也而謂之詩云乎哉今者業視學山東則十二山河向之所未經者無不至而且郵傳所及無煩啓事夕傳檄而朝命駕焉所揖讓而進者皆員冠句履之士衡文之餘得以採風而問俗補繡斧之迹地方大臣之所不得兼者而先生兼之自



茲以往吾知其詩日益多也雖然夫所謂文者非畫卦伏羲之臺造字倉頡之墓之謂也周孔之遺教不沒於人心而一割裂於訓詁再荒落於帖括鄒魯之緒待先生而起者亦良殷矣濂洛之後考亭象山之學至陽明而大成陽明者先生之鄉也先生出其家學訓士以上接鄒魯將於是乎在若夫隱侯四聲思王七步尚爲先生之餘事吾蓋以先生雲中之詩知之卽異時治行報最國家虛卿貳之席以待先生吾亦以雲中諸詩卜之也

石松堂集序

傳曰修詞以立其誠是言也嘗疑之蓋古人不務修詞二典三謨今之誥勅伊訓說命今之章奏之類也夫無徵之詞誰其信之彼河圖洛書聖人且假龍馬以自神倘亦懼其不傳也又得數聖人表章之而後大傳天下之傳之者蓋亦信數聖人之言而已其後若皇極經世太侷法言之屬識者謂其必傳雖未始不傳而已不能如文言繫辭之並行矣齊東令金谿余惕區先生遂於易者也所著



書盈十萬言上之極河洛之象數理學之閭奧而  
旁及醫卜相師之術莫不有家學師承以相發明  
至於詩古文詞皆洋灑自成一家言可不謂宏博  
焉余智不逮桓譚遠甚然於披覽之次知其書必  
傳蓋不傳於石松堂一集而傳於齊邑億萬人之  
口也夫齊邑最號難治也三十年來逋賦健訟未  
嘗有一令得量移以去者而先生之語人曰齊邑  
最淳齊民最易治至其所以治齊者惟博徒偷兒  
嚴以懲之耳未嘗緣催科之故刑一人而貢賦最

先且博徒偷兒不第懲之已也必三木囊頭家諭  
而戶曉焉此古人之用心也至其不刑一人而貢  
賦最先者惟竣賦者榮之鼓吹賜之卮酒俾不竣  
者酌以獻不竣者愧無地亦輸納恐後時蓋用齊  
民之廉耻而齊邑大治此古人著書之精意也先  
生之言曰里左之蓋藏半耗於奸胥之需索此賦  
之所以不竣也豈盡民之故哉吾惟不以訟獄之  
事擾之地方間獲一逃旗輒輟其俸以資其行而  
地方安然不知也此先生之所以朝乾夕惕與民



借行者也夫著書者須知上天所以生民而立官之意誠知其意矣則乾一兌二先天後天之旨不出吉凶同患之中矣先生之治齊也一如其在北源山時其對齊邑之民也一如其石松堂著書時故齊邑之民信之豈非所謂脩詞立其誠者哉其在詩曰鶴鳴九皋聲聞於天夫齊之民信之則上而君子將皆信之天鑒不遠伏羲周孔實式憑之矣然余之所望於先生者願以金谿之教教齊之士不徒以制莠爲也譬如樹然晦翁言其已發者

象山言其未發者已發者有所持循則枝枝而守之爲易上子童而習制莠守訓誥之說而不知會通此世之所以無真儒願先生以斯道自任方今聖天子在上百爾君子善言德行式序在位此其時矣



韓氏邑乘序

韓氏邑乘序

般陽韓氏已著有族譜刊行矣郡丞麗宇先生復取先世懿行之載在邑志者輯為一書顏曰韓氏邑乘麗宇之言曰邑志雖成授梓無日慮其久而湮沒也此其纂集之大旨也又曰家譜所不載者此獨詳之然邑志所不及詳者麗宇申以已意於篇終此集視邑乘為尤詳也譜為一家之言志則輿論之公將以光昭前人之令德惟公者可以紀遠此又一說也譜則族姓備載志惟賢者得傳族



姓雖繁其得載於邑乘若斯之難也後起者觀而  
有感焉抑亦可以興矣此又一說也然而附及樂  
安譜序與寄生之說者何也曰此麗宇之微意存  
也夫宗子之法其廢久矣前賢以始登仕版者爲  
大宗麗宇於其族以齒以位宜爲宗子自宗子之  
法廢於是親遜之風日遠而詬誶之習日成此古  
王制所當復而有識所深慨者麗宇於其始祖之  
由分者詳之則其近族之宜合者可不待言而喻  
也今夫一人之身也右手搏左手而勝則右手鼓

舞不自禁不第鼓舞已也凡耳目鼻息之附于右  
者皆婉愉而爲右手賀曰甚矣右手之多智也其  
有力也無他宿憾故耳左足踏右足而不勝也則  
左足蹀躞而大戚凡肝膈腎俞之附于左者皆弔  
之弔之賀之塗之人皆知之但不知其受慶弔者  
總爲何人也麗宇當盛年解組生平之學鬱而未  
試其萬物一體之懷皆其一本同原之初志一切  
有爲視如夢幻雖極之度世無餘亦功有所不恃  
名有所不居而况於箕帚鋤耨曉曉而聚訟者乎



讀寄生之說而憬然大悟者是所望於韓氏之後  
賢矣語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使非孔門弟子  
之行彼管窺蠡測者於此不以爲柱下漆園之言  
則以鷲嶺鹿苑世出世間法耳

淄志徵序

在昔國僑博物能知臺駘黃熊之神至於龜桑劍  
土桐魚之事張茂先所讀幾車書中正不知是名  
何書耳世間最紛糾者莫如疆域之分合官爵之  
建革與夫山原水委繁細多端此在當時非有心  
者已不能明其故况於後世乎所以三桓七穆一  
時能歷歷分晰便號洽聞不必八索九丘之遠矣  
畢刺史載積先生家傳賜書富於鄴侯宦遊以來  
收弄益盛隨所披覽皆有論著余嘗從管中窺其



半豹而不出以問世茲所爲淄志徵一卷有增邑志所未及者有正其訛謬者余取而闡之從引據之精破沿習之陋直是般陽薈蕞矣而其有大功於先賢者在考證公哲克季次之墓確乎宜寇鄉賢之首至其進退公孫弘祇是失一老兵得一老兵戲語耳然以魯母之賢不知其里有兩曾參平原君之好客不知其時有兩毛遂亦安得謂之爲戲論乎昔人謂駟馬當車舉策而數之亦已過矣若夫按籍而求之三豕渡河得無微有不及歟般

邑彈丸區區其爲沿革建置幾何而其訛謬已復如此况於皇輿之遼濶者哉獨是吾邑雖蕞爾然山水之勝頗恨舊志大畧以公之淹雅當不惜一兩芒鞋使酈道元張又新輩水經山志再見於世定有好手傳爲圖咏添貝丘佳語也



武林處士吳宗彥墓表

武林處士吳宗彥墓表

康熙辛酉之冬吳子海木既葬其尊大人於西湖之青芝塢越歲乞余題其墓碑余爲採鄉閭之議及士大夫之志傳倣尼山延州來故事特書曰武林處士吳宗彥先生還金之墓而表之曰史載延陵季札與五月披裘者不拾遺金之事東漢王仲任嘗辨之謂豈有拾遺金吳季子哉余謂季子自不拾金奇在披裘公以爲時多君子也夫披裘公姓名不以告人其行事他不見於史傳止記其負



薪一事然跡其拂手自命一語直令千古下腐鼠之嚇慚愧欲死。所謂人固未易知，知人亦不易也。延陵之後復有先生還金之事，據傳客遺數百金而去，先生懸之以待客，至還之，封識宛然如此。則約畧計之，亦不知其幾多金矣。聿考先生生平事，父母盡禮，存歿無私蓄，則是以晬盤之金還之，高堂於其昆季不計出納，則是以薛包之金還之，同室重交遊，輕施予，緩急之間不以無爲解，則是以季布之金還之。世間抗志烟蘿，嘯傲湖山間，但以

世外黃綺爲友，則是以榮進之金紫還之。主爵一切無所好，獨好書畫，所藏名手畫冊，爲人失去，旣補之，又人竊之，笑而不問，則是以顧長康厨中之金碧妙畫還之。神靈變化而去，先生生平超邁事，事皆類還金不止此一姘節矣。夫世之所謂金多者，尙知之乎？手一錢，局鏹之，卽所應予，摩娑汗出，忍死匿不予，而左右望銅穴，急趨之，如鶩，卽何論道路遺棄者，以是與戚踈疾痛，皆膜外置之。驟成素封，不慮不萬戶侯等也。先生惟事事皆類還金。



故還金一事可傳不數披裘公止傳負薪一事也  
先生既葬長君乃出其遺稿詩詞問世所題桃源  
圖滿江紅詞海內膾炙次第屬而和之寶惜其一  
字一畫與球圖琬琰等嗚呼其去遺黃金滿籬不  
可稱述者相去何如哉生二子長荼弱冠名噪詞  
苑所著詞賦劉賓客孟襄陽之儔也次芳以先生  
易簣之命棄儒習計然術以持其家所繪花木蟲  
魚特精夫天以雙珠聯璧爲還金之報不可謂不  
奢矣鄉黨相傳先生營室武林門內旣楮柱久之

床頭金盡矣戚友知其急爭鳩貲剝啄扣門來助  
工無何落成卽今所謂載墨舫者也亦足見居平  
輕利好義之感也先生諱盛祖歙人先世有將仕  
郎官於杭者因家焉享年五十餘歲卒於康熙丁  
巳從青烏家言葬西湖祖墓西湖者天下遊人之  
藪也他時有操符崖異如披裘公者不妨持卮酒  
奠麗牲之石下但有暮夜苞苴或白晝攫金於市  
者經先生墓幸疾趨而過勿煩僕僕下拜爲也芝  
塢片地不待翁仲麒麟轟轟隧道今者尺碣之榮



志齋堂文後集 卷之十一  
勝於雲坊華表矣

韓太孺人祭文

康熙壬戌十二月甲辰朔越十有一日孺人韓母  
張太夫人靈輻將駕合窆於桓庵贈公文華殿中  
書舍人之墓維時凍雲愁結百卉俱腓寒流嗚咽  
林鳥哀鳴箕山萌水之鄉老稚躡踊奔號求所以  
奠椒醕者而不得於是託年家猶子唐夢賚稽首  
而爲之辭竊附於魯誅楚芟之義辭曰夫萬類之  
委順兮久矣傷造物之不仁此蓋終古無異情兮  
余何獨悲夫太若攬松筠之勁節貫四時而不謝



也瞻懷清之英靈掩重淵而長夜也原夫太母于  
歸紫薇畫省克。遙贈公聿佐家秉於維絡秀實育  
阿顛璇璣玉樹風流文史鼎食鐘鳴時丁其盛羣  
屐簪紱一門胥慶無何贈公箕尾上仙時方太母  
及笄四年所恃令子晨昏周旋胡天不弔朝露溘  
焉謂天何辜謂人何愆此在道路聞之亦復涕泣  
淪連而太母五十年來薇命乾竺蓋矢死而彌堅  
茲豈非梱範所宜宣而中壘所必傳者哉嗚呼贈  
公樹德奕煌桑梓造梁邱飢澤流閭里司馬武安

母之暮子恪奉先訓視母如妣衰衣伏泣杖而後  
起窳窳卒哭語不見齒三黨九族咸謂日禮嗚呼  
令子而在亦止此耳靈旗蜚蜨啓堂封芟豐碑鼻  
屨偃虬松芟星寇壞衣奏笙鏞芟蕉黃丹荔酒芳  
釀芟赤豹文狸彷彿見太母之音容芟尙饗



